

# 台灣文學/語文系所學生與其他系所學生 語言意識和態度的比較\*

陳麗君  
國立成功大學

21 世紀初，本土語言文化教育機構的紛紛成立是後殖民對全球化浪潮的反動，同時亦為在地化實踐的象徵。本研究以 Pierre Bourdieu《語言交換的經濟學》和《區異 La Distinction》中「實踐」的構成公式為理論基礎，從語言態度和評價的角度切入，假設大學的科系分別為不同場域，透過比較全國不同科系的學生對台灣各語言變體所展現的意識和評價，來解構台灣語言／文學系所之教育場中生產出的慣習。目的在於描述全球化市場中在地化教育場中所面臨的困境。因子分析的結果顯示「社經地位與能力」因子能解釋全部變異的百分比遠遠超過其他因子（華語 > 台語 > 台華語混用 > 台灣國語），顯示各語言變體在語言市場內所擁有的象徵資本中，最重要的資本仍是以華語為首的語言能力。在語言評價上，可以明顯看出不同科系對語言變體的評價是不同的，值得注目的結果是台文系和台語系對華語的評價呈現正反分布。整體而言，台文系和中文系的語言態度有類似的傾向。

關鍵詞：語言意識、語言評價、因子分析、慣習、實踐

## 1. 前言

把語言視為所有社會制度所依存的元（meta）制度是有道理的，因為社會行為只有在透過日常語言的溝通作用下才能構成。語言是支配社會權力的媒體，它能夠幫助權力機構獲得正統性。當正統性沒有公開言明其系統構成來源的權力機構時，

語言就是一種意識形態。(Habermas 1977: 259)

「你是 X 大的學生喔？什麼系的啊？」陌生人 A 問。B 答：「台灣文學系。」A 又問：「台灣文學系在讀什麼？台語嗎？」B 回答：「不是台語，我們是讀文學的。」

(作者摘錄自通勤電車上兩個陌生人的對話 2010.8)

21 世紀初全球化的反動與後殖民現象的論述中，多元文化共存的訴求成為共識，在地化成為重要議題，而本土語言文化教育則是一連串在地化實踐過程裡備受矚目的環節。自 2001 年教育部將鄉土教育列入九年一貫教育課程以來，全國小學每週普遍都有一節 40 分鐘的鄉土語言教育課程。然而實施「鄉土語言教育」當頭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專業師資的匱乏。因此當時的教育部特別提供教師名額配給，提出：「為配合九年一貫鄉土語言教學課程之實施，本部政策上鼓勵大學規劃設立台灣文學系、所，以培訓母語教學之師資...」等相關配套政策。<sup>1</sup>在 2000 年~2008 年短短八年間，全國 30 餘所台灣語文（含客家以及文化研究等）相關系所以及師資班紛紛成立。<sup>2</sup>然

---

\* 本論文的完成要特別向協助本調查計畫的各大學教授以及受訪者表達最深的謝意。因為字數以及個資的限制無法一一列舉大名敬請見諒。也要感謝國科會的經費補助（97-2410-H-006-063-）才得以完成大規模調查。

<sup>1</sup> 引自教育部全球資訊網〈國家語言推動成果〉。

[http://www.edu.tw/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59](http://www.edu.tw/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59) (2002.03.25)。

<sup>2</sup> 台灣文學系所依設立年份分別為最早的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1997 年成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所（2000 年成立）、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所（2003 年成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2 年成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02 年成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04 年成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4 年成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05 年成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2004 年成立台灣文學所，2016 年更名）、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台灣語文系所依設立年份及系所分列如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1999 年成立鄉土文化研究所，2010 年更名）、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1997 年成立）、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2003 年成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2004 年成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2004 年成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1997 年成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1996 年鄉土文化研究所，2001 年更名）、台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2 年成立）、台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2002 年成立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2011 年更名）、長榮

而，背負著振興在地本土的使命所新設之大學系所在整裝待發之際，同時也有學者指出台灣文學系所只是新瓶舊裝，台灣文學系所只以中文系教授為班底，招生考試的重心與課程皆沒有改變，只不過是擴充原中文系的地盤搶教育部的資源而已（李勤岸 2006）。批判者的主要論點是本土語言教育在新興的本土語文高等教育上依然不受重視。

Bourdieu (1982/1993) 提出，語言的交換是一連串錯綜複雜的象徵權力運作，從語言交換的過程中，可看出說話者或者說話集團之間交互的力場關係。他認為行為者（agent）的慣習行動是以標準語／國語所構成、編制的語言市場為基準的。他的批判理論主要是透過語言市場統一的歷史變遷觀察，認為「正統語言」是由掌握語言生產手段的生產者，文法學者、教師、文學者的介入與學校系統的認知、再認知進而實踐所形構的。說話者透過正統語言能力獲得象徵資本的語言資本，這個象徵資本是學校市場和勞動市場所結合的一個統一的、象徵支配的資本，它做為身體化的資本附加於各個人，描繪出通往文化財產的語言間的差異性，並且透過機關制度再生產。台灣過去殖民史的經典作之一「國語政策」，便是從統一語言市場的權力機構獲得正統性。其所建構的語言位階，以北京話作為「國語」是唯一的正統語言，台灣其他語言為「次等」的方言，「台灣國語」<sup>3</sup>則是其產物，台、國語交雜成為台灣語言的特質。夾雜了台語口音的台灣國語成為「次等」國語，也充滿「次等」國民的想像（張小虹 2006）。在這樣的情境下，背負著在地化使命的台灣文學／語文系是否能夠在全球化的局勢下和台灣語言刻板教育下的歷史記憶中走出自己的路徑呢？本研究嘗試運用 Bourdieu (1979/2004, 1982/1993) 所提出的實踐產出公式：[（身體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 quantity））]+場域（Champ）=實踐（Pratique）為理論基礎，從語言意識

---

大學臺灣研究所（2004年成立）等的文化與語言相關研究所。此外還有台灣歷史、閩南文化客家社會與相關的研究所以及教師在職進修專班等。發稿現在，真理大學台語系於2013年、中山醫學大學台語系也於2016年相繼停招。

<sup>3</sup> 這裡的「台灣國語」是台灣社會一般所指參雜著濃郁的台語發音以及語法的台式華語，例如雙母音/uo/變成單母音/o/、或是台語「ka」和中文「給」的語法混用現象如「他給我打」等。並非指台灣的華語（Taiwanese Mandarin）。

(language awareness) 和語言評價 (language evaluation) 的角度切入，透過觀察受訪者對台灣各語言變體 (variety) 所展現的意識和評價，試圖解構台灣語言／文學系所與其他不同教育場域下的慣習和其產出的實踐。因為當我們對語言進行評價時，所評價的並不是流通於市場上的複數的語言本身，而是對於語言使用者的語言生產產出在社會市場上的價值和其資本額的判斷。所有語言的生產受到預期市場影響而不斷地再生產而成為一個習慣性地實踐行為，而語言評價所呈現的態度正是操縱語言生產慣習的象徵性權力的價值準則，因為言說的價值取決於複數的說話者各自語言能力<sup>4</sup>之間具體存在的權力關係。

在本節一開始引用的對話，蘊含著台灣語文學系（學生）所遭遇的各種領域和象徵市場的交互作用——文學／語言、高階正統語言（國語）／低階方言概念（台語）、市場價值的認同／權力機構的抗爭、高文化資本場域／普羅大眾場域，雖二元對立但卻共存。而各個教育場域土壤培育的花朵展現出的語言行為正是 Habermas (1977) 所喻的語言是意識形態的表徵。Bourdieu (1982/1993) 認為：語言生產和循環模式就是語言的身體慣習與提供慣習的生產物市場之間的關係。我們的提問是：在這片以鄉土教育為名的花園裡，新闢的「地盤競爭場」上，在現前的管理和景觀設計下，究竟開出了什麼樣的花朵呢？

## 2. 文獻回顧

### 2.1 語言意識與語言態度（語言評價）

何謂語言意識？Donmall (1985) 認為：「語言意識是個人對於語言的特質和人類生活中的語言角色的感受以及意識上的想法。」這個定義雖然是多數研究的基盤，然而由於過於簡單且容易和其他概念混淆，2006 年語言意識學會 (Association for Language Awareness, ALA) 明文採用 Downes 的定義

<sup>4</sup> Bourdieu (1982/1993) 的語言能力指的是語言生產能力和獲取認可、讚賞的能力。換句話說，言說的價值取決於交換系統中各種不同的行為者是否具有將最有利於自己欣賞的準則強加於其他主體之上的能力。

「所謂語言意識，是指有關語言的明示的知識、語言學習、語言教學以及語言使用上的意識的理解和感受」(福田浩子 2007)。<sup>5</sup> Downes 的定義是以 Donmal 的定義為基礎，但較之更加詳盡。本研究也沿用這個以「多語言、多文化主義」為中心主旨所出發的定義。

如何測量語言意識？Fasold (1984) 認為測量語言意識的方法可分為直接法和間接法。直接法是利用問卷或者訪談調查來理解對於語言的看法，即所謂的語言使用或語言選擇。而間接法則是在受訪者渾然不覺的狀態下測量受訪者的語言態度 (language attitudes)。所謂語言態度，Feifel (1994) 更清楚闡述語言態度所測量的是某個說話共同體中的社會習慣以及某些特定語言變體 (language varieties) 的權威性，並非審美語言或評斷語言本身的價值。如同 Bourdieu (1979/2004) 所述，知覺、評價、行動樣式是某個行為者或行為者集合和其性向的關係展現，釐清這樣的循環過程，才能獲得所謂的客觀性，科學所必須證實的正是這個客觀性。

70、80 年代台灣意識高漲，在同一時期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興起，台灣開始出現為數不少的語言意識以及語言態度 (評價) 研究。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語言意識調查，主要是以直接法調查雙語人的語言選擇和使用領域 (domain) 關係的研究 (如黃宣範 1995，陳麗君 1999, 2010a, 2011，簡月真 2002，Lee 1981，Cheng 1985，Young 1989，Yeh et al. 2004)。各方面的研究結果都說明公領域 (如學校、百貨公司) 的中文領域擴張，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退到私領域 (家庭、菜市場) 而且領域越趨窄化，甚至有無法傳承的傾向。另一方面，以間接法調查台灣語言評價即語言態度的研究相對較少，主要有 Liao and Lii-shih (1993)、Feifel (1994)、松尾慎 (2006)。至於其語言評價的方法、內容和結果在下一節一併介紹。

## 2.2 評價語言態度的要素和因子分析

Lambert (1967) 首將各種可判斷人格的特徵劃分為三個範疇：如聰明、

<sup>5</sup> Downes, Peter (2006). Language Awareness in UK Primary Schools. 2006 年 7 月 5 日發表於法國利曼科技大學主辦的 EDiLiC 的摘要。

領導能力與否等特徵反映了說話者的「能力 (competence)」, 可靠、仁慈與否等則反應了「個人誠實度 (personal integrity)」, 幽默感、喜好等則呈現出「社會吸引力 (social attractiveness)」。其後的研究開始以因子分析之統計實證方法來歸納評價語言態度的重要要素。例如 Ryan and Carranza (1975) 利用因子分析發現左右語言態度的重要因子為「地位 (status)」、「連帶感 (solidarity)」、「活力 (activity)」。Zahn and Hopper (1985) 的研究則將其所發現的群組命名為「優勢 (superiority)」、「吸引力 (attractiveness)」、「活動力 (dynamism)」。我們不難想像在不同的族群與社會時空下想當然地存在著各種不同評量態度的重要因子。即便如此, Ryan, Giles and Sebastian (1982) 仍嘗試著建立一個適用於全世界多語社會的語言態度理論模式, 提出「社會地位/支配 (social status/dominance)」以及「連帶感」是絕對不變的重要因子。

針對多語言社會的台灣進行語言評價的因子分析研究首推 Feifel (1994)。Feifel 參考過去研究, 從中採用了 23 對人格特徵作為調查項目: 聰明-不聰明, 偏私-公正, 有社會地位-沒社會地位...等。以中文、台語、台灣國語為評價對象, 對各個年齡層的台北居民進行超過 600 人規模的語言評價調查。其調查結果顯示: (1) 地位/能力、(2) 連帶感/誠實、(3) 活力依序是左右語言評價的三大因子。最大因子 (地位及能力) 內中文佔最優勢; 第二因子內的各語言評價間沒有顯著的差別; 第三因子 (活力) 中, 依舊是中文最高。Feifel 的調查不僅範圍廣, 方法學上的信賴度高, 反應出 90 年代台北的語言態度。除了 Feifel 外, 針對台灣進行調查語言態度的還有 Liao and Lii-shih (1993) 以及松尾慎 (2006)。在 Liao and Lii-shih (1993) 的研究裡, 以 39 個大學生為對象, 調查中文、中文混合日語、中文混合英文、中文混合台語四種混合語碼 (code-mixing) 的評價, 設定 11 個項目進行調查, 因子分析統計的結果發現: 「權力因子 (power factor)」、「人際關係因子 (human relationship factor)」、「幽默因子 (wit factor)」是能左右語言評價的三大範疇。在權力因子中, 中文混英文的評價最高; 在人際關係因子中, 中文混台語的評價最高; 在幽默因子中, 中文混英文、中文混台語的評價一樣高。不

過，此調查受限於取樣人數過少以及其將台語的日語借詞界定為日文的定義問題，其結果恐無法推論。松尾慎（2006）則以某大學日文系學生 240 人為對象，分別從五個項目（誠實與否、人際交往、開放性、社會地位、幽默）針對中文、台語、中文混台語、日語四變體進行評價。結果在社會地位上中文混合日語的得分最高；在人際交往上，台語和中文混合和台語的得分一樣高；在開放性以及幽默的項目中，中文混合台語的得點分最高。此研究的可惜之處在於沒有因子分析，故無從得知左右語言評價的因素，並且在語言的得分上也沒有統計處理。此外，以上研究都是參考過去西方文獻的成果由研究者自行設定範疇以及調查項目的。但是筆者認為，台灣的語言文化語境（context）與西方迥異，因此左右語言態度的範疇以及調查項目的設定也應該利用實證研究的基礎做起，建立適合本土評價語言態度的調查項目後，再進行大規模調查。

本研究對全國設有台灣文學／語文系所、中文系、理工科系的大學學生進行語言意識和語言評價的調查，並和過去研究的結果進行比較分析。過去以來，還沒有以台灣全國大學生為對象的語言態度調查。

### 3. 研究方法

####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如表一。調查時期分兩次，第一次基礎調查在 2008 年四月至五月中完成，第二次補足調查<sup>6</sup>在 2009 年四月前後，增列台灣語文學系（以下簡稱台語系）。第一次調查是以台灣北、中、南、東部各區中所有同時設有台灣文學系（以下簡稱台文系）、中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中文系）、理工科系（以數學系為主）的綜合大學學生為調查對象。但是由於北部學校唯一的台灣語文系停止招生，<sup>7</sup>所以北部的採樣是以研究所與夜間部

<sup>6</sup> 第一次調查結果發表於 2008 年中山醫學大學第三屆台灣語文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當時與談人建議增列台灣語文系所，認為和台灣文學系所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本研究進行第二次補足調查，結果差異的確顯著。

<sup>7</sup> 1997 年淡水真理大學成立第一個台灣文學系，真理大學無中文系，以台灣國家語言做為

學生為對象。各科系隨機抽樣二年級以上班級，每一科系約 50 名，共 646 名的調查對象。第二次補足調查則增列 F、G 大學的台灣語言系以及 D 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研究所為調查對象，共 99 名，第一次和第二次合計 745 名。

表一 調查對象

	台文	中文	理工	台語	合計
北區					
A 大學 (研究所)	9	*	*	*	9
B 大學 (研究所)	15	48	54	*	117
C 大學 (夜間部)	53	*	*	*	53
D 大學	*	*	*	4	4
中區					
E 大學	27	54	51	*	132
F 大學	*	*	*	30	30
G 大學	*	*	*	65	65
南區					
H 大學	48	68	88	*	198
東區					
I 大學 <sup>8</sup>	57	43	37	*	137
合計	209	213	230	99	137

註：「\*」表示沒有該當對象或不列入調查範圍。

### 3.2 調查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的語言意識調查是同時以直接法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以間接法的 matched-guise 法調查語言態度 (Lambert et al. 1960, 1965) (附錄1、2)。後項的 matched-guise 法的調查材料是請台、華語都非常流利的女大學生用

「台灣語言系」。不過，由於台北校區的人學人數日益減少，遂於 2004 年將台灣文學系遷移到麻豆校區，夜間部也在 2004 年停止招生。

<sup>8</sup> 花蓮教育大學在本調查進行後同年的 2008 年 8 月 1 日被併為東華大學美崙校區。



四種語言變體，讀短文並將之錄音。語言變體各為（1）人口數佔最多的族群母語「台語」，<sup>9</sup>（2）獨具國語地位的「華語」，（3）台語和華語之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下所產生的「台灣國語」<sup>10</sup>以及（4）台語和華語的「語碼混合（code-mixing）」。

接著讓全體受訪者聽錄音後，對於不同語種發音的說話人，針對表二所提示的 24 個項目作評價。評價法是採用李克特式（Likert scale）五點量表。

表二 評價項目的敘述統計

評價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評價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自然/矯情	3.2137	.68573	水準	2.8616	.54701
城/鄉	2.7217	.60176	活潑/嚴肅	3.2536	.56672
收入	2.8018	.47868	親切/高傲	3.4545	.55104
社會階級	2.7815	.51815	穩重/急躁	3.2145	.71639
領導力	2.8062	.55555	溫柔/粗魯	3.0662	.65171
社經地位	2.7827	.51333	誠懇與否	3.3676	.58776
學識	3.1104	.52860	年紀大小	2.6722	.64697
智慧	3.1404	.56226	有無心機	2.4577	.66641
教育程度	3.0893	.53845	有無阿莎力	3.1096	.58744
專業能力	2.9769	.52860	規矩與否	3.2620	.51131
語言能力	3.0758	.59922	有無幽默感	3.0311	.54895
身高	2.9350	.53722	有無自信	3.4773	.60266

24 個項目的來源是先做前測。將附錄 2 的四種語言變體的錄音內容播放給低、中、高年齡層的受訪者共 15 人聽，聽完再請受試者描述對四種不

<sup>9</sup> 又稱臺灣話（日治以後）、臺灣閩南語、福佬話等，本稿採用通俗簡稱台語。

<sup>10</sup> 事實上台灣通行的「華語」和「台灣國語」都是語言接觸下的產物，台灣的華語的雙母音、捲舌音不明顯 /zi, ci, si/ 和 /zhi, chi, shi/ 不分。從語言學上來看，兩者說是程度上的差別也不為過。

同語言說話人的想像，隨後將受訪者的口頭描述全部整理、關鍵字化後，共得到 24 個評價項目。例如受試者若覺得某個說話人比較誠懇、高高瘦瘦的話，那麼「誠懇／不誠懇」「高／矮」「瘦／胖」就都列入評價項目，再進行全國調查。因此 24 個項目中有些項目和過去研究相同，有些則是過去沒有的。透過前測所採集的測驗項目，可以找出具有台灣特色的語言態度因子。

資料統計分析使用 SPSS 第 12 版。<sup>11</sup>在語言意識的分析方法上，主要是以敘述統計的交叉表進行卡方檢定以及交叉分析。在語言態度的分析法上，首先用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從 24 組項目中萃取（extract）因子縮減變數維度（dimension），藉以反應出群體的語言態度以及價值觀的型式（patterns）。接著，為了要了解不同的科系對四個語言變體的評價是否有差異，採用的是相關樣本平均數差異檢定的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repeated measures ANOVA）。此外，本研究的焦點在描述台灣語言／文學系所的語言意識以及作為語言生產循環的場域與他系的比較。有關台灣北、中、南、東各個區域間大學生語言態度的差異，請參考陳麗君（2010b）。

## 4. 調查結果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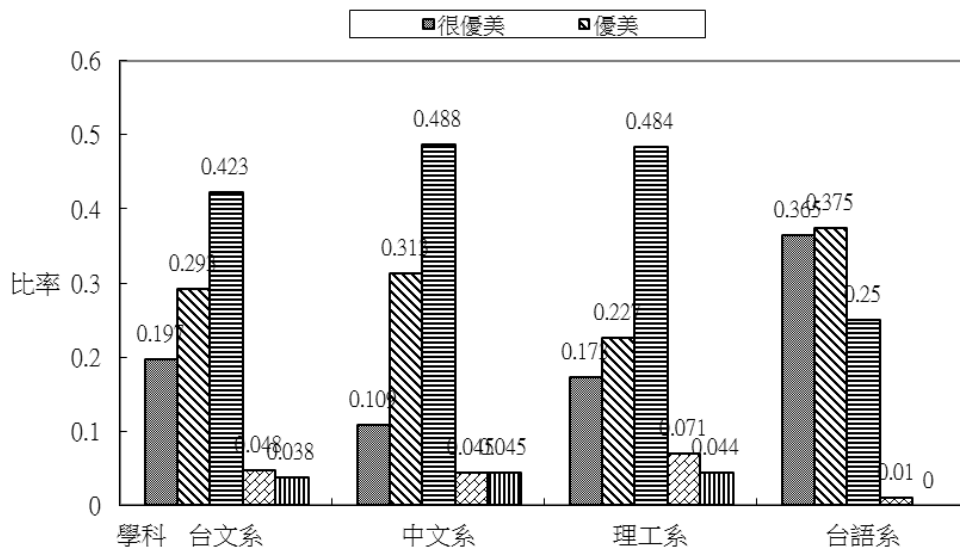
### 4.1 語言意識

#### 4.1.1 科系別對台語的語言意識

利用直接法問卷調查全國大學生各科系對於台語的語言意識調查結果如圖一。台文系、中文系和理工科系所呈現的分布類似，評價都是「普通」的人數最多，其次是「優美」，再來是「很優美」；認為台語「缺乏美感」和「很俗氣」的都約 1 成左右。而台語系對台語的評價很明顯得比其他科系來得要高，認為台語「很優美」以及「優美」的就占了 7 成 4 左右；「普通」的只有 2 成 5。再以卡方檢定台文系、中文系、理工系和台語系間對於台語的看法是否有顯著差異，結果  $p < 0.05$  棄卻虛無假設，就是說在統計上四個科系內至少有一個科系和其他科系有顯著的不同。若只比較台文系、中文系、

<sup>11</sup> 本研究的統計諮詢與處理要感謝陳曉倩博士以及陳建瑋博士的大力協助。

理工系的話， $p>0.05$  接受虛無假設，也就是說台文系和中文系、理工系之間沒有顯著性的差異，對台語的感覺都是普通的居多，其次依序排列是優美、非常優美，約有 1 成左右的受試者是較負面地認為台語缺乏美感或俗氣。相對地，台語系對台語則有很明顯的正面評價，即使台文系和台語系之間雖然族群分布沒有顯著差異（陳麗君 2011: 14），不過對於現在所謂的鄉土語言的情感輸入大不相同。



圖一 學科別對台語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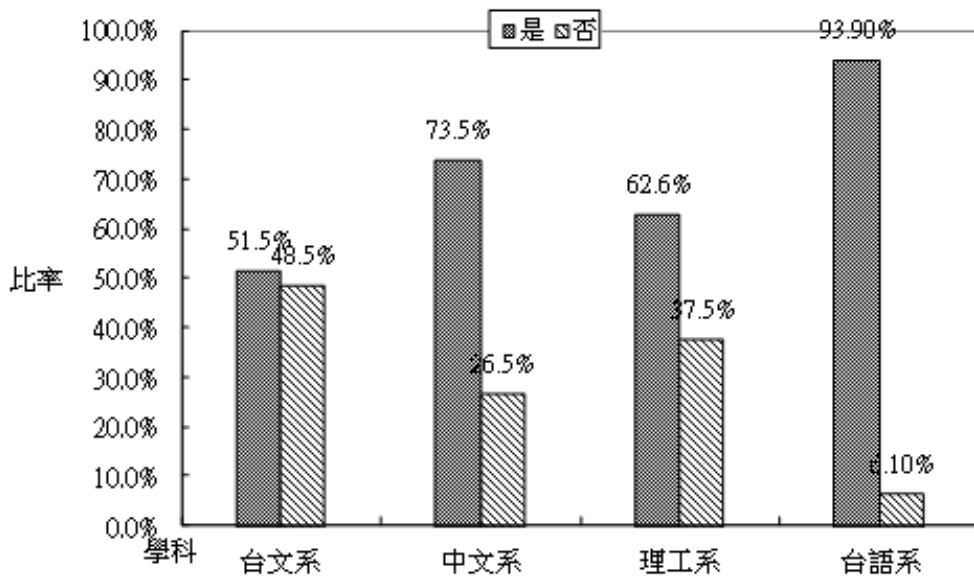
#### 4.1.2 科系別對台文系的本土語言學習的看法

配合教育部的方針，「培養台灣母語及台灣文學師資；落實台灣文學與語言教育」是全國大部分台文系公開昭示的重要教學目標。一般人容易聯想母語的聽、說、讀、寫運用自如的能力為母語師資的基本要件，然而這樣的認知是否有落差呢？在這裡我們比較各科系對台文系的本土語言學習的看法。問卷中請受訪者回答「你認為台灣文學系是否要學會台語的聽、說、讀、寫呢？是，否」，統計結果以圖二表示。結果顯示，中文系和理工科系大多數認為台文系應學會台語的聽、說、讀、寫，台語系更多達 93.9% 認

為應該學會。有趣的是，只有被評論的當事者台文系和其他科系的意見顯然大不相同，認為其本身系所學生應學會台語的和反對的各約占半數。從這裡可以看出，對於學習台語的必要性，台文系和非台文系的看法不同，且其內部顯然有不同的意見對峙。

究竟台灣文學系學生是否要學會台語？從教育部的立意而言或一般而言，就如同研究英美文學當然精通英語或古英文，日本文學系學生必須學會「假名（Kana）」一般地天經地義。然而，「台灣文學」——這個（後）殖民文學包含多元語言文化的身體裡，正統語言卻不能言明。我們不難發覺，殖民者語言的作品只要跟隨歷史流動視點改變，便能在台灣文學的花園中成為結晶，而相對的被殖民者語言的作品，如原住民語、台語、客語的依舊是少數而邊緣。

綜合以上直接調查法的問卷結果我們發現，台灣語言／文學系所學生對於本土語言的台語作為文化財的認知上顯然都具有高度的認同，但是其作為教育機關的「正統語言」以及象徵資本的形成上並未確立，因此造成提供語言生產慣習的循環系統失靈。這樣的結果，或許就反映出本文引言中學者所批判的本土語言教育在新興的本土語文高等教育上依然不受重視的現況。



圖二 台灣文學系是否要學會台語

## 4.2 語言評價

### 4.2.1 大學生語言評價的因子

以 Kaiser-Meyer-Olkin 的取量適切性量數檢定的結果，KMO 值是 0.928，且 Bartlett 球性檢定結果是 0.000，也達顯著水準，表示非常適合因子分析。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萃取因子，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轉軸」後的因子矩陣如下表三。依特徵值大於 1 之標準，將 24 個變數濃縮為五個因子。表三的數字說明因子與變數的相關係數之因子負荷量（factor loading）。<sup>12</sup>越前面之因子能解釋全部變異的百分比越高。第一因子可解釋全部變異之 36.380%，遠超過其他因子。第二因子可解釋全部變異之 11.176%，第三個是 6.009%，第四個是 4.622%，第五個是 4.178%。

所有調查項目之中，「社經地位」、「收入」、「社會階級」、「教育程度」、「學識」、「領導力」、「專業能力」、「城鄉」、「智慧」、「水準」、「語言能力」之 11 個項目的因子負荷量均大於 0.5，均可歸納為第一因子；「規矩與否」、「誠懇與否」、「穩重急躁」、「溫柔粗魯」為第二因子；刪掉因子負荷量小於 0.5 的「有無自信」後，「幽默感」、「活潑嚴肅」、「阿莎力」、「親切高傲」屬於第三因子；「身高」、「自然矯情」為第四因子；「年紀大小」、「有無心機」為第五因子。根據其因子內變項的特性分別將之命名為「地位與能力」（第一因子）、「誠懇穩重」（第二因子）、「幽默具親切感」（第三因子）、「身高與自然與否」（第四因子）、「年齡與心機」（第五因子）。換句話說，當行為者對語言進行評價時「地位與能力」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子，可以說是語言態度的主要內涵。

比較於過去研究 Osgood et al. (1957)、Giles (1982) 以及 Feifel (1994) 所萃取的「地位」、「連帶感」以及「活力」三因子內的變項後發現，本研究的

---

<sup>12</sup> 將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者集結成一個成分（因素），並命名之。對同一因素，其對應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就可認為此變數的收斂效果佳。（榮泰生 2009: 375）

表三 因子分析結果（轉軸後的成份矩陣（a））

成份	成份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因子5
社經地位	<b>.853</b>	.107	.149	-.049	.112
收入	<b>.841</b>	.078	.182	-.017	.044
社會階級	<b>.824</b>	.117	.139	-.032	.024
教育程度	<b>.798</b>	.188	.011	.234	-.108
學識	<b>.788</b>	.249	.032	.286	-.046
領導力	<b>.766</b>	.153	.245	.003	.105
專業能力	<b>.708</b>	.121	.146	.350	.012
城鄉	<b>.707</b>	-.003	-.038	.044	-.168
智慧	<b>.701</b>	.329	.100	.289	-.050
水準	<b>.603</b>	.261	.041	.407	-.181
語言能力	<b>.530</b>	.269	.191	.357	-.020
規矩與否	.115	<b>.684</b>	-.042	.114	.099
誠懇與否	.172	<b>.654</b>	.387	.269	-.052
穩重急躁	.261	<b>.647</b>	.175	-.167	-.108
溫柔粗魯	.247	<b>.634</b>	.201	.087	-.029
幽默感	.176	-.010	<b>.745</b>	-.014	.079
活潑嚴肅	.233	.125	<b>.681</b>	.247	-.252
阿莎力	-.013	.198	<b>.640</b>	.009	.353
親切高傲	.053	.454	<b>.632</b>	.222	-.161
有無自信	.385	.338	<b>.445</b>	.143	-.097
身高	.323	-.072	.035	<b>.628</b>	-.026
自然矯情	.023	.272	.252	<b>.558</b>	.115
年紀	-.256	.157	.120	.170	<b>.748</b>
心機	.222	-.247	-.106	-.126	<b>.671</b>

第二因子「誠懇穩重」因子在過去研究中沒有被提出來過。「誠懇穩重」因子的出現可以解釋為在人際交際上，顯示台灣與西方不同的語言文化價值特色。

接著，我們要利用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one-way repeated-measures ANOVA）一一檢定各個因子內的語言評價間是否有顯著的差異以及各個語言評價的高低排序。首先在「地位與能力」因子中進行球形檢定（Mauchly's Test of Sphericity (b)）檢驗是否適合做變異數檢定，結果(如下表四)  $p < 0.05$ ，到達顯著水準。依照 Greenhouse and Geisser (1959) 以及 Huynh and Feldt (1976) 所提出來的方法，只要估計的  $\epsilon$  值在 0.75 附近或以上即不違反球形假設。由於表四的  $\epsilon$  值為 0.966 及 0.971，所以不違反球形假設。因此我們就可以檢定本因子內四個語言變體的評價的差異，檢定結果顯示如表五「受試者內效應項的檢定 (within-subject effect)」， $F$  檢定的顯著性為  $p < 0.05$ ，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地位與能力」因子中，不同的語言變體的評價有顯著的不同。再進行 Bonferroni 多重比較各語言評價的結果如表六。多重比較結果顯示華語、台語、台灣國語、台華語混合之四種語言變體的評價都有顯著性的差異。為了能一目明瞭該因子中的語言評價之高低，我們以剖面圖三呈現：在「地位與能力」因子下，四個語言變體的評價高低依次為華語 ( $\bar{X}=3.386$ ) > 台語 ( $\bar{X}=3.119$ ) > 台華語混用 ( $\bar{X}=2.991$ ) > 台灣國語 ( $\bar{X}=2.181$ )。華語的評價最高，台灣國語的評價最低。

表四 球形檢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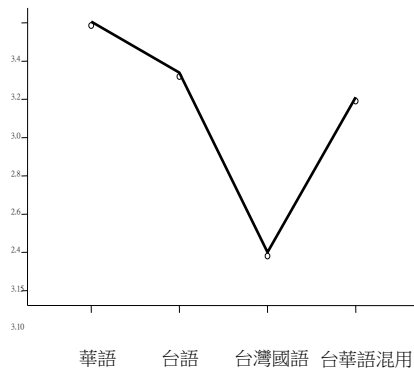
Effect	Mauchly's W	Approx.			Epsilon ( $\epsilon$ 值)		
		Chi-Square	df	Sig	Greenhouse-Geisser	Huynh-Feldt	Lower-bound
Type	944	38.267	5	.000	.966	.971	.333

表五 受試者內效應項的檢定

	<i>df</i>	<i>F</i>	<i>Sig</i>
Sphericity Assumed	3	515.938	.000
Greenhouse-Geisser	2.897	515.938	.000
Huynh-Feldt	2.912	515.938	.000

表六 各個語言變體評價的多重比較

(I)	(J)	平均數差異 (I-J)	標準誤差	<i>Sig</i>
華語	台語	.267*	.037	.000
	台灣國語	1.208*	.035	.000
	台華語混用	.395*	.034	.000
台語	華語	-.267*	.031	.000
	台灣國語	.938*	.030	.000
	台華語混用	.128*	.030	.000
台灣國語	華語	-1.205*	.035	.000
	台語	-.938*	.030	.000
	台華語混用	-.810*	.034	.000
台華語混用	華語	-.395*	.034	.000
	台語	-.128*	.030	.000
	台灣國語	.810*	.034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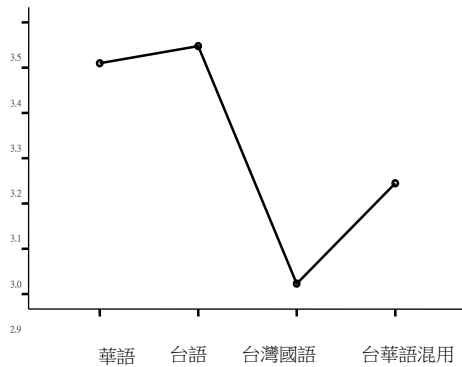


圖三 因子 1「地位與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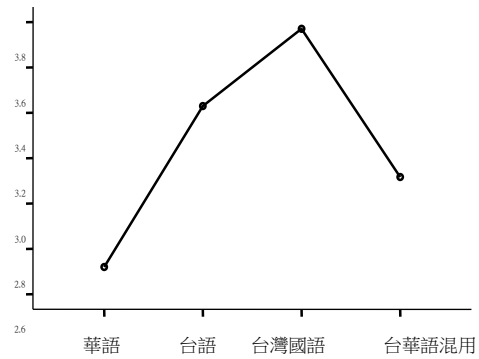


運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將各個因子中語言的高低評價依序分別圖示於四、五、六、七。第二因子「誠懇穩重」中各語言的評價從高至低依序為：台語 ( $\bar{X}=3.447$ )  $\geq$  華語 ( $\bar{X}=3.410$ ) > 台華語混用 ( $\bar{X}=3.145$ ) > 台灣國語 ( $\bar{X}=2.923$ ) (見圖四)。

第三因子「幽默具親切感」的結果為：台灣國語(=3.771) > 台語(=3.430) > 台華語混用(=3.117) > 國語(=2.720) (見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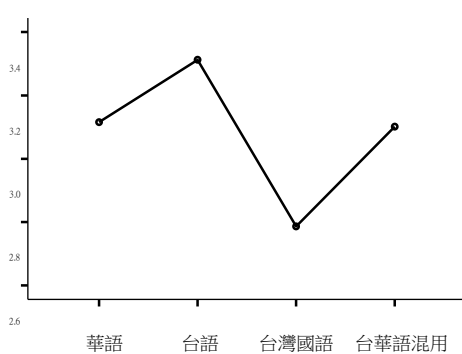
圖四 因子 2「誠懇穩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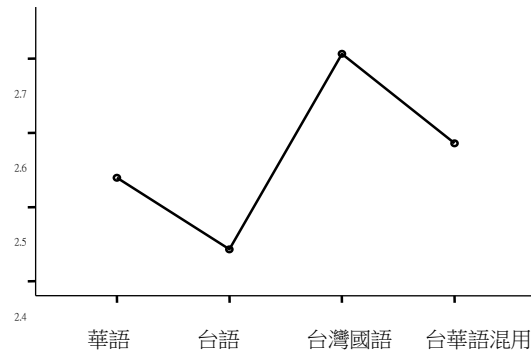
圖五 因子 3「親切感」

第四因子「身高與自然與否」的結果為：台語(=3.312) > 華語(=3.116)  $\geq$  台華語混用 ( $\bar{X}=3.101$ ) > 台灣國語 ( $\bar{X}=2.786$ ) (見圖六)。

第五因子「年齡與心機」的結果為：台灣國語 ( $\bar{X}=2.706$ ) > 台華語混用 ( $\bar{X}=2.586$ )  $\geq$  華語 ( $\bar{X}=2.539$ ) > 台語 ( $\bar{X}=2.443$ ) (見圖七)。



圖六 因子 4「身高與自然與否」



圖七 因子 5「年齡與心機」

#### 4.2.2 結果與討論

因子分析後發現第一因子能解釋全部變異的百分比遠遠超過其他因子。意即判斷語言產出者的語言價值和資本額的最主要的基準是社經地位、收入、社會階層與領導、專業能力等項目總和而成的「地位與能力」因子。Feifel 也利用 Bourdieu 的相關理論來分析因子分析所代表的意義，認為「地位」因子反應了說話者產出的某個語言變體在社會上的地位、能力以及利用該變體獲得社會地位的有效性。對於具有官方地位的某變體，當聽話者再生產出這些性格（認同其社會位階、能力等）時，該變體即成為正統的、權威的、有說服力的變體，而遵從這樣的認知也成為一般常識（Feifel 1994）。本研究的結果中顯示，「地位與能力」因子中，同一說話者所生產的華語的評價最高，其次為台語、台華語混用，台灣國語最沒有社會地位與能力。這意味著在社會市場上，華語的生產和語言能力代表擁有社經地位、語言能力、教養水準、專業及領導力等各種文化資本。這同時也顯現唯一的官方語言的象徵性權力，它藉由已構築的社會法則，擁有支配語言市場的權力並且持續地再生產。

相對於第一因子，第二因子「誠懇穩重」、第3因子「幽默具親切感」等因子反映出人際交往時語言選擇的重要性以及身高、年齡、心機等個人特質和語言的相關性。第二因子「誠懇穩重」反應出台灣人的交際文化，在這個因子裡台語和華語的評價結果沒有顯著性的差異，二者都比台華語混用的評價高，台灣國語的評價最低。所謂「誠懇穩重」包含了「規矩與否」、「誠懇與否」、「穩重急躁」、「溫柔粗魯」四個變項。也就是說是對該語言說話者的特質以及做事做人的態度是否有誠意、值不值得信任等所做的評價。結果看來，單一語言的使用者似乎比混語碼（mixed code）表現或有鄉音的使用者更容易得到人的信賴。

在第三因子「幽默具親切感」裡，包含了「幽默感」、「活潑嚴肅」、「阿莎力」、「親切高傲」四個變項，可以說是綜合人際關係、活力的評價。其中，台灣國語的評價最高，其次台語、台華語混用，華語的評價最低。這樣的結果是過去研究裡沒有的。例如 Feifel (1994) 的「連帶感」因子中台

語、華語、混語間沒有差別，在「活力」因子的評價中，華語的評價比台語高，台灣國語評價仍偏低；再比較 Liao and Lii-shih (1993) 的「人際關係」因子中，對「台語+華語」的評價顯著地比「華語」、「華語+日語」、「華語+英語」高。此外，松尾（2006）認為台語和台華語混用在人際關係的評價中得分較高，也就是說在過去的研究裡，台灣國語在任何因子中都無法獲得較高的評價。過去台灣國語常被冠上「俗閣有力」、沒水準等負面標記，而今日台灣國語能在親切、幽默、阿莎力等特質上獲得肯定的評價，例如歌手伍佰的「台客」認同意象，政治人物採用「屈尊策略（stratégies of condescendance）」，<sup>13</sup>到地方演講時特意採用台、客語等「地方語言」，透過象徵性地排除語言權力關係，也就是階層的秩序，而獲得雙重利潤的最好例子。

有趣的是，「身高的高矮、自然與否」因子的評價結果為：台語 > 華語 ≥ 台華語混用 > 台灣國語，「年齡與心機」因子的評價結果為：台灣國語 > 台華語混用 ≥ 華語 > 台語，二者正好相反。也就是說，講台語讓人覺得身高較高、自然不矯情做作、而且年齡較小、比較沒有心機；台灣國語讓人感覺年齡較大、心機較重、身短且不自然。Brown and Yule (1983) 認為，聲音不僅能夠判斷一個人的性別、年齡、學歷等，還能夠判斷健康以及個人的特質。以上的結果也證明了受試者對於同一女性大學生所運用的不同語言變體產生不同的反應與評價。

### 4.3 科系間語言態度的比較

全體受訪者對於四個語言變體的評價是以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one-way repeated measures ANOVA）檢定的。結果是  $F=155.991, p=<0.05$ ，多重比較（Post Hoc Tests）後顯示，華語（ $\bar{X}=3.2$ ）= 台語（ $\bar{X}=3.2$ ）> 台華語混合（ $\bar{X}=3.0$ ）> 台灣國語（ $\bar{X}=2.7$ ）。也就是說，整體而言華語和台語的所獲得的評價一樣高，其次是台華語混用，台灣國語的評價最低。

本節的重點在觀察不同科系之間語言態度的差異，所以以二因子重複量

<sup>13</sup> Bourdieu 用語（Bourdieu 1982/1993: 74）。

數變異數分析 (two-way repeat measures ANOVA) 檢定不同科系對不同語言的評價是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在球形檢定以及下表七「受試者內效應項的檢定」中，主效果  $F$  檢定的顯著性為  $p < 0.05$ ，已達顯著水準，所以表示四種語言的評價中至少有一種語言有顯著的差異。而交互效果  $p < 0.05$ ，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科系和語言變體間的交互效果顯著。

表七 語言變體和科系的受試者內效應項的檢定

		<i>df</i>	<i>F</i>	<i>Sig</i>
語言變體	Sphericity Assumed	3	135.806	.000
	Greenhouse-Gesser	2.886	135.806	.000
	Huynh-Feldt	2.915	135.806	.000
語言變體*學科	Sphericity Assumed	9	3.206	.000
	Greenhouse-Gesser	8.658	3.206	.000
	Huynh-Feld	8.144	3.206	.000
誤差 (語言變體)	Sphericity Assumed	1875		
	Greenhouse-Gesser	1803.804		
	Huynh-Feld	1821.761		

接著進行單純主要效果 (simple main effect) 來檢定語言和科系之間的交互關係。檢定操作順序分別為，一是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做語言變體的單純主要效果檢定 (以語言變種為橫軸比較不同科系間的評價是否有顯著性差異)，二是以單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one-way repeated-measures ANOVA) 檢定科系的單純主要效果 (以科系為橫軸比較不同語言間的評價是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分別是：

(1) 對於華語、台語、台灣國語、台華語混用的評價，科系間的差異如下：

- 1) 對華語的評價：台文 ( $\bar{X}=3.2218$ )  $\geq$  理工科 ( $\bar{X}=3.1800$ )  $\geq$  中文 ( $\bar{X}=3.1050$ )  $>$  台語系 ( $\bar{X}=3.0567$ )。也就是說對華語評價的平均值，台文系、理工科系、中文系相近，台語系的評價最低。但是在統計上，只有台文系和台語系有顯著性的差異。
- 2) 對台語的評價：台文 ( $\bar{X}=3.2959$ )  $\geq$  中文 ( $\bar{X}=3.2037$ )  $\geq$  台語

( $\bar{X}=3.1953$ ) > 理工科系 ( $\bar{X}=3.1174$ )。也就是說對台語的評價，台文系、中文系、台語系相近，理工科系的評價最低。在統計上只有台文系和理工學系有顯著性的差異。

3) 對台灣國語的評價：台文 ( $\bar{X}=2.7989$ )  $\geq$  台語 ( $\bar{X}=2.7521$ )  $\geq$  理工 ( $\bar{X}=2.6972$ ) > 中文系 ( $\bar{X}=2.6730$ )。也就是說對台灣國語的評價，台文系、台語系、理工科系相近，中文系的評價最低。在統計上，只有台文系和中文系有顯著性的差異。

4) 對台華語混用的評價：台語 ( $\bar{X}=3.1450$ )  $\geq$  台文 ( $\bar{X}=3.0393$ )  $\geq$  理工 ( $\bar{X}=2.9854$ ) > 中文系 ( $\bar{X}=2.9754$ )。也就是說對台華混用的評價，台語系、台文系、理工科系相近，中文系的評價最低。但是在統計上只有台語系和中文系有顯著性的差異。

(2) 各個科系對語言變體的評價如下。

1) 台文系的評價：台語 ( $\bar{X}=3.293$ )  $\geq$  華語 ( $\bar{X}=3.236$ ) > 台華語混用 ( $\bar{X}=3.034$ ) > 台灣國語 ( $\bar{X}=2.812$ )。其中，只有台語和華語之間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2) 中文系的評價：台語 ( $\bar{X}=3.198$ )  $\geq$  華語 ( $\bar{X}=3.105$ )  $\geq$  台華語混用 ( $\bar{X}=2.969$ ) > 台灣國語 ( $\bar{X}=2.675$ )。其中，台語和華語之間、華語和台華語混用之間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對台語的評價高於台華語混用，華語的評價遠高於台灣國語。

3) 理工科系的評價：華語 ( $\bar{X}=3.182$ )  $\geq$  台語 ( $\bar{X}=3.114$ ) > 台華語混用 ( $\bar{X}=2.983$ ) > 台灣國語 ( $\bar{X}=2.700$ )。其中，只有華語和台語之間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4) 台語系所的評價：台語 ( $\bar{X}=3.427$ )  $\geq$  台華語混用 ( $\bar{X}=3.104$ )  $\geq$  華語 ( $\bar{X}=2.677$ ) > 台灣國語 ( $\bar{X}=2.542$ )。其中，台語和台華語混用、台華語混用和華語之間在統計上沒有顯著的差異。

綜合以上科系和語言態度的結果，可以明顯看出不同科系對語言變體的評價是不同的，值得注目的結果是台文系和台語系對華語的評價呈現正反分布。整體而言，台文系和中文系的語言態度傾向類似，對台語、華語的評價

都最高，台華語混用其次，台灣國語的評價最低。兩科系的差別是，專攻中國古典文學或華語文的中文系似乎比較不能接受「不純粹」的華語，對台華語混用或台灣國語的評價相對地偏低。

另一方面，台語系和理工科系的傾向則各自表現不同的特色。台語系對台華語混用的評價相當高，可以想像其原因是在大學課程要求使用台語的訓練過程中，由於許多新詞、學術用語等尚未穩定，所以在有無意識之間大量借用華語等借詞，因此台華語混用的現象相當普遍頻繁，接受度自然就高。而理工科系和其他科系最大的不同，相較於其他文科系，對台語的評價較低。本次調查對象的理工科系以數學系為主，受試者幾乎都是男性，相反地中文系、台文系、台語系則是女性居多。利用二因子重複變異數分析檢定性別對華語／台語的評價的結果， $F$  檢定的顯著性為  $0.030 < 0.05$ ，表示性別和華語／台語評價的交互作用顯著。男性對語言變體的評價結果為華語高於台語；相反地，女性的語言評價結果為台語高於華語。有趣的是，自 Trudgill (1974: 69) 發端，Labov 等多數的社會語言學研究都指出女性有比男性更偏愛使用「標準語 (standard variety)」的傾向。針對台灣的社會語言學的調查，陳麗君 (1999: 25) 也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使用華語的傾向。一般認為理工科系的男性多，所以使用台語的頻率普遍比文科系高，但是為何本次調查男性對於女性台語說話人的評價卻低呢？

筆者認為這樣的結果反映了社會對本土語言認知評價的改變，以及性別 (gender) 和語言所被賦予的人格價值觀。首先，在本土語言的認知上，女性為多數的文科系學生多半同時履修教育學程或學分，國中小老師是理想的就職出路之一。由於初等甚至中等教育也開始實施鄉土語言教育，台語能力可能成為就職的利器之一。同時消費專家的女性也已迅速讀取出對於「正統語言」之社會價值觀的變化，表現出台語=次等方言之觀念已經轉化。其次，以男性為主的理工科系學生對台語的評價停留在過去社會價值觀所豎立的，運用台語 (本土語言) 是男性在交際時拉近彼此距離的最佳溝通戰略，這種對於權威語言的逆向操作方法向來可見於許多高低階語言 (diglossia) 社會的男性間。例如 Su (2008: 348) 對大學生調查的結果發現，女性要多使用「國

語」少用台語才能提升其「氣質」，因為台語常和粗話被連結，而被認為是不雅的。更進一步來說，一般社會上對於年輕的女性的人格評價也和語言變體的評價有關。本文實驗的材料是採用年輕女性的聲音，就一般對性別所賦予的框架而言，年輕女性似乎應該要說華語而非台語較能符合男性對女性氣質的期待。因此，筆者認為本實驗結果反映出男性對於女性所期待的語言態度價值觀。

## 5.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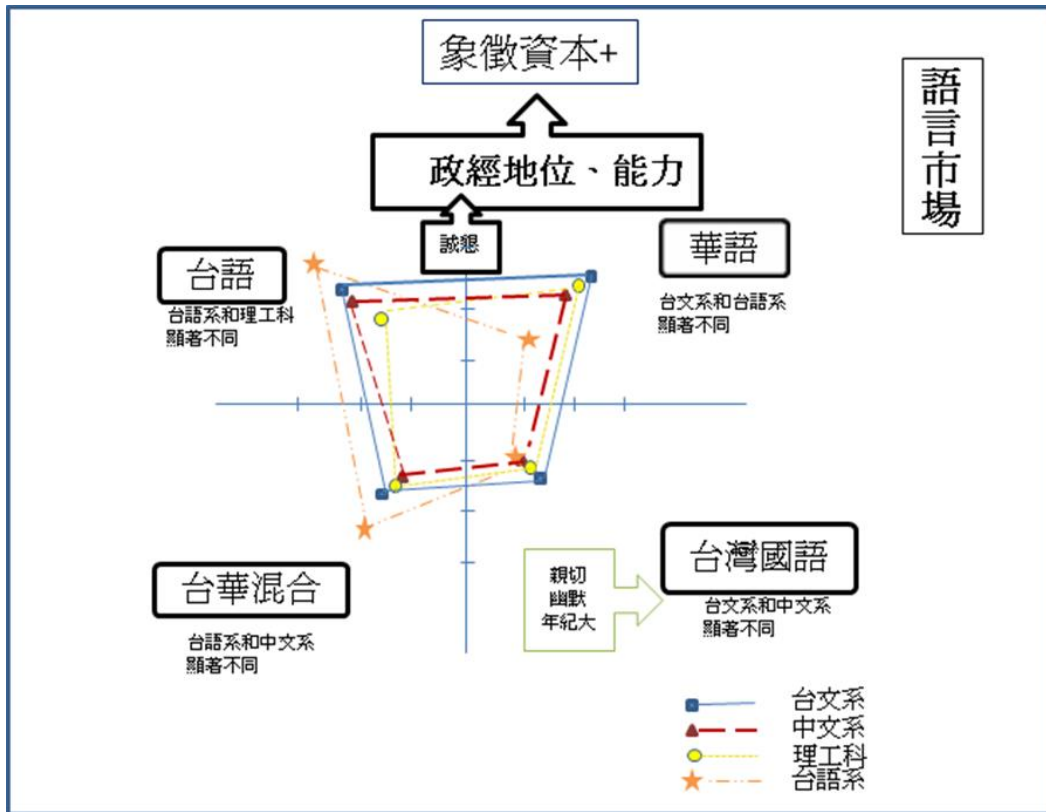
本文運用 Bourdieu 的區異方法：[(身體慣習)(資本)]+場域=實踐，透過語言的知覺、評價觀察不同場域的行為者—台灣文學/台語系所、中文系、理工科系的語言行動樣式。假設大學生的資本不變，在語言流通市場內，實踐是由行為者集團的慣習和場域的交互作用所生產的。從大學生對台灣各語言變體所展現的意識和評價，發現台灣文學/語文系和其他科系所生產的不同的慣習。藉此描述全球化市場中在地化教育場中所面臨的困境。

本文以充滿矛盾的對話以及語言意識作為問題意識，首先以因子分析檢証出各語言變體在語言市場內所擁有的象徵資本中，最重要的資本是以華語為首的語言能力所代表的「社經地位與能力」資本（華語（ $\bar{X}=3.386$ ）> 台語（ $\bar{X}=3.119$ ）> 台華語混用（ $\bar{X}=2.991$ ）> 台灣國語（ $\bar{X}=2.181$ ）），其次為和人際關係相關的語言能力「誠懇與穩重」資本（台語（ $\bar{X}=3.447$ ） $\geq$  華語（ $\bar{X}=3.410$ ）> 台華語混用（ $\bar{X}=3.145$ ）> 台灣國語（ $\bar{X}=2.923$ ））。也就是說，具備該語言能力即擁有這些象徵資本，獲得可預期的語言市場利潤。除了前兩項外，還有如「親切具幽默感」等和人格特質有關的資本，使得台灣國語也能獲評選入語言市場中。若再將各語言變體分為四大象限圖示如圖八，其中語言變體所被賦予的象徵的文化資本越多則位置越在上部，如華語或台語，反之亦然。接下來，將各科系對於各語言的評價的平均值點在各個語言象限內，再連結象限各點所形成的空間即是各科系的場域，場域內的空間領域，象徵著該科系對各個語言的不同的慣習的分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專家會議 2003 年 3 月 12 日通過「語言

活力與瀕絕度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的判斷標準。其認為語言的存亡，最終是取決於社群的成員，而非局外人所能左右，只有社群成員才能作是否、如何復興、維持、與強化自己語言的抉擇。長期以來被教育系統排斥在外的本土語言如台語等，一旦學習的必要性被放置在「選別」的市場機制下當然只能有名無分，在慣習以及社會空間的身體實踐下，輕易地被「國語」取代，即便是以培育台語師資為任務而成立的台文系也不例外。在齊頭式平等的社會競爭場域下，文學的生產以及再生產必定在語言市場流通、價值以及文化資本競爭力的天秤下作選擇。結果是，雖然台語系成功的逆轉了預期市場中的台語和華語的實踐感，堅持台語文的復興之路，但是由於政府不打開其就業市場的狀況下，也面對生存的危機。台灣語言和文學分家、台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一樣被邊緣化。可見在台灣文學這個新闢的競技場中，由於台灣語言依然無法成為象徵支配的資本，再生產的慣習仍未形成，在國家行政的正統體系下無發獲得象徵利潤（如指考、公務人員、教育人員的採用），因此台灣本土語文市場的整個循環系統無法成立。台文系和中文系的場域趨近的結果，在今後加劇的少子化市場的競爭下，大學教育中台灣文學所和中文系的現代文學所如果不能加以區分市場領域，恐更各都將難走出新生之路。





## 引用文獻

- Bourdieu, Pierre. 1979/2004. 《ディスタクシオン I II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石井洋二郎譯)。東京：藤原書店。
- \_\_\_\_\_ . 1982/1993. 《話すということ—言語的交換のエコノミー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稻賀繁美譯)。東京：藤原書店。
- Brown, Gillian and George Yule.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Robert Liang-wei.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 Donmall, B. Gillian. 1985. *Language Awareness: NCLE Report and Papers 6*. London: Centre for Information 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 Fasold, Ralph. 1984.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Socie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Feifel, Karl-Eugen. 1994. *Language Attitudes in Taiwan: A Soci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in Social Change*. Taipei: Crane.
- Giles, Howard and Ellen Bouchard Ryan. 1982. Prolegomena for develop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language attitudes. In Ellen Bouchard Ryan and Howard Giles (eds.),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Variation*, 3-19. London: Arnold.
- Greenhaus, Samuel W. and Seymour Geisser. 1959. On methods in the analysis of profile data. *Psychometrika* 24: 95-112.
- Habermas, Jürgen. 1977.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Suhrkamp.
- Huynh, Huynh. and Leonard S. Feldt. 1976. Estimation of the box correction for degrees of freedom from sample data in the randomized block and split plot desig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1: 69-82.
- Lambert, Wallace E. 1967. A social psychology of bilingual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2: 91-109.
- Lambert, Wallace E., Richard C. Hodgson, Robert C. Gardner, and Samuel Fillenbaum. 1960. Evaluative reactions to spoken languag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44-51.
- Lambert, Wallace E., Moshe Anisfeld, and Grace Yeni-Komshian. 1965. Evaluational reactions of Jewish and Arab adolescents to dialect and language vari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1: 84-90.
- Liao, Chao-chih, and Yu-hwei E. Lii-Shih. 1993.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attitudes on code-mixing and sex stereotypes. *Pragmatic* 3.4: 425-449.

- Lee, Yen Ling. 1981. A study on code-switching in Taiwan.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11.1: 121-136.
- Osgood, Charles Egerton, George J. Suci, and Percy H. Tannenbaum. 1957.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Ryan, Ellen Bouchard and Miguel A. Carranza. 1975. Evaluative reactions of adolescents toward speakers of standard English and Mexican American accented Englis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 855-863.
- Ryan, Ellen Bouchard, Howard Giles, and R. J. Sebastian. 1982.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 language variation. In Ellen Bouchard Ryan and Howard Giles (eds.),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Variation*, 3-19. London: Arnold.
- Su, Hsi-Yao. 2008.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girl with qizhi (氣質)?: Refinement, gender, and language ideologi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3: 334-358.
- Trudgill, Peter. 1974.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England: Penguin Group.
- Yeh, His-nan, Hui-chen Chan, and Yuh-show Cheng. 2004. Language use in Taiwa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domain analysis. *Journal of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9.1: 75-108.
- Young, Russell L. 1989.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the Chinese on Taiwan*. Taipei: Crane.
- Zahn, Christopher J. and Robert Hopper. 1985. Measuring language attitudes: the speech evaluation instrument.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4: 113-123.
- 李勤岸. 2006. 〈台灣文學系所只是新瓶舊裝?〉。《台灣文學正名》29-31。台南市：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

- 松尾慎. 2006. 《台湾における言語選択と言語意識の実態》。台北市：群學出版社。
- 張小虹. 2006. 〈我們都似台灣人〉。《中外文學》 35.6: 85-134。
- 陳麗君. 1999. 〈台湾の二言語話者におけるコードスイッチングの要因〉。《現代社会文化研究》 16: 21-25。
- \_\_\_\_\_ . 2010a. 〈台灣南島語族 ê 鄒族語言使用 kap 語言能力〉。《台語研究》 2.1: 4-27。
- \_\_\_\_\_ . 2010b. 〈台湾の言語態度調査〉，李新鄉編《南台科技大學 2010 年專業外語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9-59。台南：南台科技大學。
- \_\_\_\_\_ . 2011. 〈台灣大學生的語言意識〉。《台語研究》 32: 4-25。
- 黃宣範. 1995.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市：文鶴出版社。
- 蔡泰生. 2009. 《SPSS 與研究方法》。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
- 福田浩子. 2007. 〈複言語主義における言語意識教育—イギリスの言語意識運動の新たな可能性—〉。《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 19: 101-119。
- 簡月真. 2002. 〈台湾における言語接触〉。《社會言語科學》 4.2: 3-20。

---

陳麗君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lekun1226@gmail.com

## 【附錄 1】語言態度問卷

您好：本問卷為進行國科會計畫之調查，主要目的為了解多語言社會中大學生的語言生活實態，本次調查僅供研究之用，絕不為營利用途或洩漏個人資料。您的協助對本研究具有極大貢獻，在此向您表達由衷的謝意。(中段省略)

### 四、語言態度調查

以下將依序播放 4 名女性 (1, 2, 3, 4) 講述 2 篇故事，聽完之後請您將對該女性的印象在每個項目中做圈選採點，採點方式為 5 分制，左邊項目為正面評價，右邊項目為負面評價，互相對照。每人每個項目最高 5 分，最低 1 分。

練習：

正項目	女性 1	女性 2	女性 3	女性 4	負項目
自然	5. 4. 3. 2. ①	5. ④ 3. 2. 1	⑤ 4. 3. 2. 1	5. 4. 3. ② 1	矯情
都市型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鄉下型

請做答：

正項目	女性 1	女性 2	女性 3	女性 4	負項目
自然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矯情
都市型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鄉下型
收入高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收入低
白領階級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勞工階級
有領導力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無領導力
社經地位高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社經地位低
有學識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沒有學識
有智慧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沒有智慧
教育程度高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教育程度低
專業能力強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專業能力弱
語言能力強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語言能力低
胖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瘦
高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矮
活潑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嚴肅

親切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高傲
穩重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急躁
溫柔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粗魯
誠懇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不誠懇
年紀大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年紀輕
有心機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沒有心機
阿莎力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不阿莎力
守規矩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不守規矩
幽默感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沒有幽默感
有自信的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5.4.3.2.1	沒有自信的

## 【附錄 2】 Matched-guise test 轉寫檔

## 把籃子拿回來（華語發音）

從前有一對年輕夫婦與公公同住一堂,公公脾氣暴躁,時常抱怨,讓夫妻倆心煩不已,最後惹得他們想擺脫老人。於是,先生把父親裝進大籃子扛在肩上,正準備離開屋子時,他十歲的兒子問道:「爸爸你要把爺爺帶到哪裡去?」年輕人解釋,他要留老人在山中一段時間讓他自力更生。男孩靜靜看著父親離開,突然大喊:「爸爸,別忘了把籃子拿回來哦!」年輕人嚇了一跳,停步問兒子原因,小男孩答道:「嗯...等你老了,我需要用這個籃子來裝你呀!」年輕人趕緊把老人帶回家中,從此細心照料,供給老人一切所需。

## 把籃子[tsu]拿回來（台灣國語）（斜體字以台式中文發音）

從前[chen]有一對年[nen]輕夫婦[hu hu]與[i]公公同住[tsu]一堂,公公脾氣暴躁,時[su]常抱怨[en],讓夫[hu]妻倆心煩[huan]不已,最後惹得[to]他們想擺脫[t<sup>h</sup>o]老人[lun]。於[i]是,先[sen]生把父[hu]親裝進大籃子[tsu]扛在肩上,正準備離開屋子[tsu]時[su],他十[su]歲的兒子[ə:tsu]問道:「爸爸你要把爺爺[e e]帶到哪裡去[chi]?」年輕人[lun]解釋[su],他要留老人[lun]在山[san]中一段時[su]間讓他自[tsu]力更生。男孩靜靜看著[cho]父[hu]親離開,突然大喊:「爸爸,別[pe]忘了把籃子[tsu]拿回來哦!」年[nen]輕人[lun]嚇了一跳,停步問兒子[ə:tsu]原[en]因,小男孩答道:「嗯...等你老了,我[o]需[fi]要用這個[cho ko]籃子[tsu]來裝你呀!」年[nen]輕人[lun]趕緊把老人[lun]帶回家中,從此[chu]細心照料,供給老人[lun]一切[che]所需[so fi]。

## Kā nâ-á thêh--tng-lâi (台語台羅版)

Kóo-tsá kóo-tsá ū tsit-tui siàu-liân-ê ang-á-bóo kap ta-kuann tuà-tso̍-hué, in ta-kuann phî-khì tsin-bái tiānn-tiānn uàn-tang uàn-sai, in ang-á-bóo kiông beh hōo huân--sí, kàu-bué-á in siūnn beh kā lāu-hué-á pang-tàn-sat. Tiòh an-ne, hit tui siàu-liân-lâng kā in lāu-pē-á khng tī tsit-kha tuā-kha nâ-á lâi-té, siàu-liân-ê kā lāu--ê kng tī king-kah-thâu, tú beh lī-khui tshù ê sí-tsūn, in tsap-huà ê hāu-senn tiòh m̄ng: “A-pá lí beh kā a-kong tshuā khi tó-uī?” Ī tiòh kā in kiánn kái-sueh kóng, ĩ beh kā a-kong tshuā khi suann-lāi-táu-téng tsit- tsām- -á, hōo ĩ ka-tī kué sing-uá. Tsa-poo-gín-á tiām-tiām khuann-tiòh ĩ ê lāu-pē lâi lī-khui, hiông-hiông ĩ tuā-suann-huah kong: “A-pá lí m̄-tang bē kì-tit kā nâ-á thêh tng--lâi oo!” siàu-liân-lâng thiann-tiòh kiann tsit-tiô, kā kha-pōo thing--loh-lâi, m̄ng in hāu-senn sī siánn guan-in. In hāu-senn kā ĩ in kong: “m̄. Tán ká lí lāu ê sí-tsūn, guá mā ài iông-tiòh tsit-kha nâ-á lâi té lí--ah!” Hit-ê siàu-liân-lâng thiānn-tiòh án-ne, tiòh kuánn-kín kā in lāu-pē tshuā tng-lâi tshù-lâi, tiòh an-ne in tui sī-tuā-lâng khai-sí hó-hó-á iú-hàu hōng-thāi, tui lāu-lâng ê sing-uá mā tsiàu-kòo kah bû-sóo-put-tsì.

## Kā 籃子 thêh 轉來 (台語漢羅版)

古早古早有一對少年的翁仔某 ka 大官滯作伙, in 大官脾氣真 bái, 定定怨東怨西。怨翁仔某強欲予煩死, 到尾仔 in 著想欲 kā 老歲仔放擲 sat。著 án-ne, 彼 ê 少年人 kā in 老爸囡佇大卡籃仔內底扛佇肩舁頭, 拄好準備欲離開厝的時陣, 伊十歲大的後生著問講: 「阿爸你欲 kā 阿公 tshuā 去叨位?」伊著共 in 困解釋講, 伊欲 kā 阿公 chhōa 去山內 táu-té 一暫仔, 予伊家已過生活。查甫困仔 tiām-tiām 看著老爸來離開, hiông-hiông 伊大聲喝講: 「阿爸, 你毋通 bē 記得共籃仔提轉來鳴!」少年人聽一下驚一 tiô, 就 kā 跛步停落來問 in 後生是啥原因, in 後生就 kā 伊應講: 「um... 等到你老 ê 時陣, 我 mā 愛用這卡籃仔來 té 你呀!」彼 ê 少年人聽著 án-ne 就趕緊 kā in 老爸 tshuā 轉去厝內, 就 án-ne in 對序大人開始好好 á 有孝奉待, 對 ĩ 的生活 mā 照顧 kah 無所不至。



Kā 籃仔 thèh 轉來 (台華語混合 code-mixing) (台語正體字華語斜體字)

從前有一對少年的翁仔某 kah 公公住作伙, in 公公脾氣真 bái, 定定怨東怨西, 予 in 翁仔某心煩不已, 最後惹得他們想欲 kā 老歲仔放擲 sat。於是, 先生把父親裝進大籃子扛在肩上, 正準備離開屋子時, 伊十歲的後生就問講: 「爸爸你欲 kā 阿公 tshuā 去叨位?」年輕人解釋, 伊欲 kā 阿公留佇山內 táu-té tsit-tsām-á 日子予伊自力更生。查甫囡仔 tiām-tiām 看著爸爸來離開, hiông-hiông 伊大聲喝講: 「爸爸, 你毋通 bē 記得 kā 籃仔 thèh 轉來 o!」年輕人嚇了一跳, 停步問兒子原因, in 後生就 kā 伊應講: 「um... 等到你老 ê 時陣, 我 mā 愛用這卡籃仔來 té 你呀!」。年輕人趕緊把老人帶回家中, 從此細心照料, 供給老人一切所需。

## **A Comparison of the Language Awareness and Attitudes among Taiw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and Other Majors**

Le-kun T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s a postcolonial response to the globalization wave and a symbol of localization, m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promote lo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gan to emerge.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describe the dilemmas that local language education fac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is research uses Bourdieu's notion of 'pratique' in *The Economy of Language Exchange and Distinction*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questions of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evaluation. This paper takes it that the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are to be seen as different fields.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tudents' language awareness and language evaluation toward language variety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is paper deconstructs the habitus generated in the academic field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or Language.

Key words: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evaluation, Factor analysis, Habitus, Pratique